

〔英〕伊恩·斯基特莫尔 著

# 冲进暴风雨

——一个救生艇长的真实故事



海洋出版社

# 冲 进 暴 风 雨

——一个救生艇长的真实故事

[英] I. 斯基特莫尔 著

陈 振 实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1985年·北京

## 内 容 介 绍

在飓风和怒海当中，一条小艇不屈不挠地驶向一艘陷于绝境的遇难船，这个场面总是能让人激动的。

本书是一部传记，它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勇敢者走过的道路。迪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一生都与海洋密切相连，尤其是与海洋上的惊涛骇浪相连，因为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作为救生艇上的成员度过的。从桨手到艇长，在无数次与死亡的搏斗中，这个普通人终于用他的勇敢和智慧，在拯救他人生命的事业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英雄。

作品还描绘了一批勇敢、坚忍、粗犷而善良的人们和他们带有传奇色彩的工作。

责任编辑：齐海峰

责任校对：金玉筠

### LIFEBOAT VC

The Heroic Story of Coxswain Dick Evans

## 冲 进 暴 风 雨

——一个救生艇长的真实故事

[英] I. 斯基特莫尔 著

陈 振 实 译

---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内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1/8 插页4：字数85千字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

统一书号：10193·0511 定价 0.70 元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大风暴.....         | ( 1 ) |
| 第二章 | 从学徒开始.....       | (19)  |
| 第三章 | 普通水手.....        | (31)  |
| 第四章 | 大战期间.....        | (51)  |
| 第五章 | 艇长.....          | (69)  |
| 第六章 | 沿海救生艇.....       | (84)  |
| 第七章 | 救援“纳夫希波罗斯”号..... | (93)  |
| 第八章 | 没有退休.....        | (109) |

# 第一章 大 风 暴

它不屈于死亡威胁的幸运中猛冲，它犹如一个真理，一个象征，一个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而人的英勇和美德都没有在不列颠民族中泯灭所证明那样猛冲。

温斯顿·丘吉尔

在安格尔西岛的默尔弗雷渔村，海岬上的房屋象皱起的眉头聚集在一起，俯视着利物浦海湾。这儿的人们对暴风雨的天气已经习以为常。

一百多年前，1859年10月25日，人们记忆中最凶猛的一场飓风席卷了英国海岸，默尔弗雷村也遭到了这场风暴的洗劫。最先遇到风暴的是当时正在埃丁斯托尼外面演习的海峡舰队的帆船。午后3点钟，突如其来的时速超过一百海里的狂风把他们送进了象山一样的波浪中。到了晚上8点，这场一路上撕开了沿海堤岸和破坏了德文郡以及康沃尔铁路线的风暴到达了安格尔西岛。

在霍利赫德海港外面，铁制的明轮船“大东方”号立即陷于危难中；港口里面，船只或者沉没在系泊处，或者被狂风撕成残骸碎片。第二天，一场更凶猛的暴风袭击了利物浦海湾。船只连同铁锚一块儿被抛到岩石上。在弗林特，一家工厂被它倒下的烟囱夷为平地。利物浦气象台记录到了有史以

来最强的风力，海平面足足升高了1米多。在气象台办公室的记录里是这样记录的，“一场完全水平的飓风”。风暴施威肆虐了整整两天。在默尔弗雷村，许多人用更加悲伤的心情形容了这两天，查尔斯·狄更斯也是其中一个。在这可怕的两天里，不幸的灾难在这里发生了。在12级的大风里，风速达每小时100多海里时，快速辅助舰“皇家宪章”号正在从澳大利亚采金地回来的途中，它被飓风拖到了默尔弗雷村外，撞到了礁石上。这条船连同它上面那些带着他们的黄金绕过了半个地球正要回到家的采金者们一齐沉没了。有450人在已经可以望见利物浦港的地方沉入了海底。

这场飓风使133条船沉没，90条船遭到了破坏，死亡人数超过了800——这个数字是上一年全年在海上遇难人数的两倍。对海员们来说，这场飓风永远以“皇家宪章大风”著称，每年都要在拉内尔古的教堂里举行一次纪念仪式，在那儿的墓地里埋葬着从这次海难事件中找回来的尸体。

在1959年10月26日的纪念仪式上有默尔弗雷救生艇的船员们，他们由54岁的艇长理查德·安·埃文斯率领而来。仪式结束后，他们离开教堂，在墓间小路上散步。这时，迪克把头扭向他的妻子南丝——一个农家女儿，总是被这个海上惨剧弄得心烦意乱——“不要烦恼，”他安慰她说，“我们决不会在这样的天气里让艇下水的。”

这些话只过了24小时就被证明是错了，因为一整夜都在刮着越来越猛的大风，而到天明时它已经完全成了大风暴。

唐纳德·默利·弗朗西斯，一个钳工，是这艘救生艇的副艇长。他是一个小个子、皮肤黝黑的凯尔特人，有两条角

铁一样的眉毛。他的动作灵巧得象一只船上的猫，对天气的反应准确得跟一部仪器一样。10月27日早晨上班时他就开始担心。到上午10点半，风速达每小时80海里时，他做出决定，离开他原先工作的工厂，朝村里赶来，他知道这里需要他。

伯利·伊文·欧文，长着一双灰色的快乐的眼睛，从1946年起就是这个救生艇站的技工。除去迪克·埃文斯之外，他是全体船员中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在“英国皇家救生艇协会”里的成员。他通常总呆在狭窄的救生艇机房里，擦亮、检查和试验他的发动机。在战时他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技工，他本能地知道许多人的生命得依靠着他的技能。

休·欧文，这个前桨手，从在救生艇上划桨起就一直跟着迪克，虽然从未到过远洋，却是小艇专家。他原先是一个石匠，由于缺少活儿而只好去干象公路领班这样的工作。几乎在默利·弗朗西斯走出工厂大门的同时，休·欧文告别了他的那伙人，然后步行两英里路来到了默尔弗雷村。在他身旁一起走着的是他的伙伴休·琼斯，这个人在这之前从未当过水手。

迪克·埃文斯，默利·弗朗西斯，伊文·欧文和休·欧文组成了一个坚强的小组，联合起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相互尊重的力量。迪克常常说，要是默利、伊文和休与他在一起，他就能让救生艇到地狱里再回来。他不久就有了这样的机会。

迪克·埃文斯是老一辈的水手，看上去肤色健康，长着一双蔚蓝清澈的眼睛，肩膀宽阔，有一双象抓斗一样结实的手。他身高将近两米，走路时总要迅速地向两边摇摆，这是终生在潮湿的甲板上被迫学会的姿势。10月27日上午，他正在

厨房里帮助南丝安排午餐。他不时从窗口向外望，风暴越来越猛了，他知道救生艇少不了要出动，这个想法使他有些不安。

对一个救生艇艇长来说，艇就是他的一切。他需要懂得如何才能让他的小船抵挡住狂暴的风浪或是恶意的潮汐；他需要懂得它是否能经受住一个横浪，以及如何才能赶在一场风暴的前面。最好的船长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先是尽可能地避开危险，而后勇敢地面对那些躲避不了的危险。不过，仅在一天之前，迪克指挥了3年的那艘将近12米长的沃森级救生艇“沃特金”号刚好被送去修理了。如今在救生艇站里的是“鲁宾逊”号。迪克与这艘预备救生艇在一起还仅仅只有一次——他把它从普尔赫利带了回来。他与4个船员一起乘汽车到了普尔赫利，“鲁宾逊”号停泊在那里。一路上，他被达顿的话觉得不安，达顿是救生艇协会的首席视察员，他在电话里再三交待迪克：“‘鲁宾逊’在服役期间曾经出过不少麻烦事情，你一定得亲自跟着它，不论什么时候，一到博马里斯就给我来电话。”

上午7时，“鲁宾逊”号解缆离开了普尔赫利。一进入巴德塞海湾就迎头碰上了6节的潮汐，任凭两台45马力的发动机如何使劲，救生艇也只能够勉强勉强地爬着通过巴德塞岛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水面。到了卡那封，迪克决定在对付“斯韦里斯”之前先停下来等潮水落下去。“斯韦里斯”是迈那海峡中一段布满了礁石的水道。最后，等他们终于在博马里斯系泊时，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

13个小时过去了，除去了解到驾驶它与“沃特金”号完全不同之外，迪克对这只小艇依然一无所知。23年的岁月使

这艘老式救生艇缺少现代救生艇上的种种辅助装置。在能够运用心灵来感觉到它的一举一动之前，迪克没法儿不提心吊胆。

10月27日上午11时50分，电话铃响了。迪克走到穿堂里拿起了电话。这是欧文·罗伯茨队长打来的，他是一个退休船主，一个自愿在默尔弗雷瞭望塔上服务的义务海岸警卫队队员。“海湾里有一艘拖着缆索的船，”他说，“看来情况不妙，它从昨天晚上起就由西南偏西方向前来避风，但是现在被正在迅速转向北面的大风挡住了。它正在被刮向礁石。在这海湾里的所有其他的船只昨天晚上都已经离开了，它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这艘加的夫的沿海货船名叫‘海德里德’，有506吨位，只装有压舱物，从曼彻斯特开往新港。”

经过必要的情报交流之后，迪克放下电话回到厨房里。

“接到一次任务，我得去了。”他简单地对南丝说。

南丝是一个温雅快乐的妇女，笑起来很迷人，但是现在她看着迪克走出去时的那副神态真是让人难以描绘。

外面的狂风一阵紧似一阵，一出大门，迪克就明白他正面对着一生中最艰巨的任务，在海上的40年中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风暴。这是一场十足的狂风，风速估计已经达到90海里，而且看样子还在加大。风从海上朝陆地刮来，这对小艇开航极为不利。

迪克向前倾着身体，艰难地顶风前进，考虑着对付的方法。带着尖利棱边的石片被狂风从屋顶上刮下来，他常常不得不躲开这些朝他飞奔而来的石斧。村里的牲口棚那儿，球状的干草象“风滚草”一样地滚下街道，电报线上挂满了一

缕缕彩带一样的干草。被风从岩石上撕下来的海草挥舞着触须，象空降的章鱼一样从头顶疾驰而过，直到在房屋的檐槽上着陆。

由迪克的屋前，道路渐渐下降，弯弯曲曲地通向海湾，然后又爬上岬角，通过那上面的村庄。从那儿另有一条小路沿着峭壁一直到达救生艇站。在站里，有一条滑道可以让救生艇滑入海里。当他离开岬角东边的避风小屋时，凶猛的狂风使他向后踉跄了几步。这一次他真得感谢风是朝陆上刮的，否则他一定会被暴风从峭壁上扫落到30英尺下的岩石上去。

大海在咆哮，目力所及之处，灰色的海浪有如移动的山脉，浪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让人胆颤心惊。有些浪头比房子还高，白色的浪峰一个接一个滚过。他抓住铁栏杆，交换着手，慢慢沿着峭壁费力地向救生艇站挪去。

罗伯茨队长躲在一堵墙下等候他，他神情忧郁。

“我非常不愿意在这种时候派你出去，迪克，”他说，“可是这艘船很快就会被刮到礁石上去了，一旦它破碎，你就无法靠近它了。”

默利、伊文、休·欧文和休·琼斯已经等候在艇屋里。迪克一推开门，狂风的怒吼声立刻就被发动机的声音淹没了。在这时候，要召集齐全体船员是没什么希望的——电话线全倒了，而鞭炮在这样的天气中也不会有什么作用。迪克朝休·琼斯看了一眼，这个人从未乘救生艇下过海，即使是训练也没有过，但是迪克现在需要他能召集到的每一个人。

“你自愿吗？”

回答是相当简单的：“当然。”休·琼斯在回答的同时

伸手拿了一件救生衣。

每一人都很清楚，驾驶一艘他们一点不熟悉的小艇到这样的海上去是极端危险的。谁都知道，在这样的风暴中，要到海上去的每一个人都只能有两种选择：勇敢或是怯懦。对一个人来说，要离开安全的屋子，走下村庄的街道，并在审慎的考虑之后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上，那他非得有一种特殊的勇气才行。这5个人都已经这么做了，他们再不会退缩。

迪克从梯子爬到救生艇的甲板上，用绳子把自己牢牢地捆在了舵轮后面。

“各就各位，孩子们。”他喊道。船员们一个跟一个地上了船。

“互相检查救生衣，要保证正确地系牢它们。”迪克命令。

他看着他们系上救生衣的带子。其实，在这样的海上要是出了问题，救生衣也顶不了什么事，不过这样总还是能让人多少放心些。

现在，风速已经增至每小时104海里。一百年前，同样的一场飓风曾经把“皇家宪章”号抛到了礁石上，那次失事的地点离他们这会儿正要下水的滑道只有半英里远。

甚至在风平浪静的天气里，乘艇从滑道上下去也是够让人紧张的了。当“鲁宾逊”号快速地通过打开了的滑道门时，波浪气势汹汹地迎上来挡住了去路。救生艇象一颗炸弹一样撞到水里，沸腾的海水完全淹没了船头。瞬间，小艇又恢复了正常，艇员们急急忙忙冲到甲板上拉出了无线电竿。

螺旋桨咬住了海水，象破碎的玻璃一样的水花扑打在迪克的脸上。他站在低矮的隔板后面，把背紧靠在身后有衬垫的支持物上撑住身体。迪克在执行任务的开始时总是要祷告的，要不是有某种力量帮助他的话，恐怕他和他的船员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从祖父那儿学到了许多航海技术，祖父懂得那些已经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海洋知识，但是就连他也没有告诉过迪克如何对付从任何方向袭来的10多米高的浪头。在祷告当中，迪克觉得他所需要的力量流进了他的双臂。祷告词是威尔士语的：“求上帝指引我……”

迪克并不担心扑上来的海水会使救生艇沉没，但是他们离开了陆上的掩蔽所，看到一条条不断增大的、高耸在深渊之上的浪峰缓慢地、阴沉沉地压来时，他知道他的艇正处在被倾覆的危险中。据说现代的救生艇可以在7秒钟内在任何波浪里恢复平稳。“鲁宾逊”号在比较老旧的救生艇中算是不错的，但是它不能自动调正。横浪砰然打在它的铁壳上，浪花高高地跃到头顶，无线电竿撞在浪里，而在罩篷下的人则被抛到一堆胡乱堆着的油布雨衣和长统靴上。

救生艇爬到了几乎是垂直的10米高的浪尖上，一瞬间它又被扔进了浪谷中，简直就是在波浪中玩跷跷板。山一样的波浪矗立在面前，威胁着要一口吞下他们。在这种时候，每个随之而来的巨大浪头都很可能会让小艇龙骨朝天地栽一个大筋斗。迪克命令在每一个浪峰上都把速度开到最大，希望救生艇能依靠冲力上到另一个浪峰上。船被抛上抛下，象一辆在之字形路线上行驶的汽车。每一次，当船头埋入浪谷中时，这些人都以为他们不会重新露出水面了，但每一次，他们都奋力闯了出来。甲板倾斜到一边，海水在铁罩篷上怒

吼，救生艇费力地犁开旋流。被捆绑在舵轮后面的迪克浑身透湿，飞沫弄得他看不清东西，看到这情况谁也不会相信他们还能到达那艘货船那儿。

“海德里德”号离开救生艇站还不到半海里远，但是这段路程足足让迪克他们花去了一个小时。杜拉斯海湾是沙子和贝壳底的停泊地，在南风中是安全的，但是现在风从北面刮来，无情地把船推向礁石。这艘货船抛锚在15米深的水中。每一次，当船员们企图到前甲板去收回前锚时，都由于海浪劈头盖脑地砸下来而告失败。船身向右舷剧烈地倾斜着，发动机吼叫着，把唯一的一根锚索拉断了。救生艇上这几个人看到，这根180米长的锚索一下就被怒涛卷得无影无踪，货船被风和浪推向那些狰狞的礁石。对此，救生艇艇员们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等在一旁。

天气寒冷入骨，救生艇员们在等待时都不得不玩一种激烈的“拍手”游戏，好让他们的双手不至于完全冻僵。而迪克则用手掌拍打着舵轮。由于潮水向东南偏南方向流动，要保持“鲁宾逊”号船头对着浪，与货船隔开适当的距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在下午1点55分，救生艇下水一个半小时之后，货船船长，54岁的罗兰·切伯查斯下了弃船令。这时候货船在9米深的水中，离礁石还不足200米远，巨浪扑到了它的舱面上，肆意进行破坏。8个船员沿着左舷边上，绕过船尾，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移动过来。

救生艇徐徐靠近“海德里德”号。迪克原想放出一只浮锚，但是船后面可活动的海面太窄了，没法施展。这只浮锚是个圆锥形的海锚，连在18米长的缆绳上，它会使救生艇的船头上到波浪上，同时多少可以让他扳动舵轮的手臂减少一些

紧张。他命令发动机开到最大转速，不这样船就会被波浪推回来。他想把“鲁宾逊”号开到“海德里德”号的下风处，但是这艘货船摆动得如此剧烈，结果他发现自己开过了头，到上风舷这一边来了。

突然，透过白云般的浪花，他看见了金属的闪光。他的心一下跳到了喉咙——由于猛烈的颠簸，货船的船尾整个被抬出了海面，它的螺旋桨翼端距“鲁宾逊”号的船头只有3米了。一个咆哮的巨浪从后面扑到救生艇上，艇身往前一冲，螺旋桨掀起的旋风扑到迪克脸上，飞旋的叶片离他的脑袋只有几厘米！接下来，“鲁宾逊”号又横着打起滚来，它的无线电竿完全没入了海水里。迪克抓紧舵轮，使出浑身解数控制救生艇，一种不祥的念头在他脑中闪现：“这就是结局，船正在倾覆！”

难以置信的是，“鲁宾逊”号并没有倾覆，两台发动机仍在全速旋转，艇没有垮，它还能坚持与大海搏斗。第二个浪头小些，因而小艇又恢复了原位。救生艇靠近货船，砰然一声撞在了“海德里德”号的钢铁船身上，甲板战栗起来。这时，从货船船尾上，一个胆子最大的船员全然不顾颠簸的甲板随时有可能把他扔到海里去的危险，一下跳了过来，与一排海浪一齐砸在救生艇上。休·欧文赶紧从罩篷下冲出去把他拉到了安全的地方。

海流把“鲁宾逊”号拖离了货船。这时候，迪克明白他们能救出这些人的唯一方法就是重复刚才那种危险动作。他不得不再一次回到螺旋桨下面，以便让救生艇能有足够的时间靠上货船，让船上那些人有机会跳到这边来。

第二次他们差一点遭到灭顶之灾。巨风使得“鲁宾逊”

号腾空而起，与“海德里德”号的甲板平齐。在小艇摔回到浪谷里之前，迪克很可能碰到了货船上那些人中某一个吓得发白了的脸。下一次尝试应该是在货船再向左倾斜的时候，救生艇要抓住时机利用它的船尾。

一次、两次、三次……“鲁宾逊”号靠到货船边上足足10次。有3次它是一无所获地离开的，不过在其余7次中，每次都有一个人跳过来，被救生艇员们从波浪横扫的甲板上拉到安全的地方。现在救生艇上一共有12个人了，而货船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人。

已经10次了，迪克的幸运还能维持多久？再说，“鲁宾逊”号也已经受够了沉重的打击，它是不屈的，但是一个接一个恶浪的扑打，一次又一次撞到“海德里德”号的钢铁船身上，这些已经达到了它可以忍受的极限。就算它不散架，它又怎么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返回默尔弗雷？对救生艇来说，避开更多的损坏难道不是更聪明些吗？但是当迪克面临选择时，他知道只有一个回答：他决不能抛下一个孤立无援的人。让他去面对死亡。他毫不犹豫地扳动舵轮，开始作最后一次尝试。

最后一个人正绝望地吊在货船边的栏杆上。这时，一个穿油布雨衣的身影从救生艇的罩篷里露了出来。迪克看不清这是谁，但他还是从舵轮上抬起一只手，做了一个鼓励的手势。他们绕过了“海德里德”号的船尾，从疯狂旋转着的螺旋桨下通过。在机舱里，伊文·欧文对每一个命令都立刻作出了反应。向前、向后，“鲁宾逊”号使出最大的努力来抗击海流、恶浪、风暴，徐徐向“海德里德”号船尾靠去。

突然，眼前亮光一闪，浪花飞溅，迪克看到头上的“海

德里德”号的钢墙升向天空。当迪克感觉到脚下的救生艇升起来时，他听见了那个螺旋桨正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海德里德”号的突然移动又一次把他们暴露到最恶劣的处境中。接着，一个势不可挡的巨浪把他们抛出了水面，抛上了天空。

迪克支撑住自己，以防当救生艇掉回海里时会被撞伤。他抓住舵轮的手随时准备调转船头，躲开那些致命的螺旋桨叶片。但是这次碰撞实在太猛烈了，以致舵轮在他手中扭动起来。他被整个抛了起来，撞到身后的靠背上。他屏住呼吸，设法抓住舵轮把自己拖起来。他没有受伤，不过等他四下一看时，眼前的情景使他全身的血一下凝结了：救生艇竟然落在了“海德里德”号的甲板上！

现在完了，谁还能够搭救他们？眼看下一个浪头就会打翻他们，象从箱子里倒出一堆垃圾一样把他们倒进海里去。迪克绝望地匆匆朝罩篷里那些与他一起冒险、一起失败的人们看了一眼。一刹那间，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景象——他的船员们的妻子、母亲、儿子们沉默地站立在狂风呼啸的默尔弗雷海岬上，望眼欲穿地等候着返航的救生艇。他知道那些人，他知道他们的全部生活。他想象自己的妻子，他知道她不会加入到海岬上的那些人当中，因为她不能离开电话。她将会和他两个最小的儿子坐着，胆颤心惊地听着电台广播的新闻公报，等候而又害怕电话铃响起来……一阵爱的涌浪淹没了他，在这时候，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了对他的家庭的爱。他不愿意死，他不愿意让自己捆在舵轮上的身体被岩石撕裂。可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他应该拿他和他的船员的生命冒着死亡的危险来救这8个人吗？这些

人他甚至都不认识……

脚下的甲板猛地动起来，一刹那间，他还以为是“海德里德”号在他脚下破碎了呢。又一个浪头扑了过来，“鲁宾逊”号再一次被举起来抛了出去，在他后面和下面，他听见了波浪的喧闹声。按说，这波浪怎么着也会淹没他们，但它却奇迹般地整个抬起了在甲板上的这条艇。就在“鲁宾逊”号向后掠过货船边上时，他看见休·欧文和休·琼斯抓住了那最后一个人，在艇飞行在空中的时间里把他拉到了安全的地方。

午后2点11分，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遇难的货船，只有一个人的一只脚踝受了碰伤，救生艇船员中没有人出事。而且尽管受到了许多次打击，“鲁宾逊”号还是挺住了，没有遭到致命的损伤。

迪克驾驶着救生艇离开了“海德里德”号，他明白前面还有一段艰险的航程。现在，救生艇位于一处下风岸，在沿岸近一百米的海区内布满了凶险的礁石，一个巨浪就会让小艇在那上面撞得粉碎。从货船上逃出来的人情绪都很坏，而他自己的人正开始显示出经受了严峻考验之后的疲劳。迪克早在救生艇下水时的第一个浪头里就被浇得浑身透湿了；他的腰被捆绑在舵轮上的绳子磨出了血，盐分胶结在伤口上，火烧火燎般的疼痛；他的高统水靴里灌满了水，包住了他的小腿和脚；他的脚麻木了，象是用粘土做成的一样，当他想活动一下时，他的脚趾甚至没有反应；他的腿上的肌肉紧张得抽了筋；他的脸色发白，眼睛让海水泡得只剩下了一条缝；他僵硬地握紧舵轮的双手已经有好长时间失去了感觉；他麻木的手指头无法解开安全索，要是船翻了，那他只有死路一条。